

# 靖康传信录

## 自序

元年正月三日，差充行营司参谋官。四日，除尚书右丞、充留守。五日，改充亲征行营使。二月三日，以姚平仲事罢职。五日，以士庶伏阙复旧职，改充都大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。金寇退师，除知枢密院事。六月，差充河北、河东路宣抚使。七月，出师，次怀州。八月，召赴阙议事。九月，还次封邱，除观文殿学士、知扬州。十月，以言者改差提举亳州明道宫。寻落职，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，建昌军安置。寻移宁江。以二年行次长沙，闻召命复官，除资政殿大学士、领开封府事。时金寇再犯阙，半年，京师之围未解，四方盗贼蜂起。余荷两朝厚恩，国步艰难，不敢自爱，方率义旅以援王室。追念自乙巳之冬迄今才岁余，一身之进退荣辱、天下之安危利害，纷然如此，岂非真梦耶！然一岁之间再致大寇，虽曰天数，亦人事也。去春致寇，其病原于崇观以来军政不修，而起燕山之役。去冬致寇，其病原于去春失其所以和，又失其所以战。何也？贼以孤军深入，前阻坚城而后顾邀击之威，当是时不难于和。而朝廷震惧，其所邀求，一切与之。既割三镇，又质亲王，又许不赀之金币，使贼有以窥中国之弱，此失其所以和也。诸道之兵既集，数倍于贼，将士气锐而心齐，朝廷畏怯，莫肯一用，惩姚平仲劫寨之小衄而忘周亚夫困敌之大计，使贼安然厚有所得而归，此失其所以战也。失此二者之机会，故令贼志益侈，再举南牧无所忌惮，遂有并吞华夏之心。譬犹病者证候既明，当用毒药而不用，虽暂得安，疾必再来，此必至之理也。以今日而视去岁，人心、国势之不相侔，何止相什百哉！臣子之义，惟当奋不顾身，死以殉国家之急。及其成功，则天也。然自是之后，朝廷非大有惩创，士风非大有变革，内外大小同心协力，以扶持宗社、保全家室为事，扫去偷情苟且之习，娼嫉谗诉之风，虽使寇退，亦岂易支吾哉！故余于此录记其实而无隐，庶几后之览者有感于斯文。

## 正文

宣和七年冬，金人败盟，分兵两道入寇。其一以戎子斡离不为帅，寇燕山，郭药师叛，燕山诸郡皆陷，遂犯河北。其一以国相粘罕为帅，寇河东，李师本叛，忻、代失守，遂围太原。边报猝至，朝廷震惧，不复议战守，惟日谋避狄之计。然其事尚秘，外廷未闻也。

至十二月中旬，闻贼马逼近，始遣李邕借给事中奉使讲和，降诏罪已，召天下勤王之师，且命皇太子为开封牧。宰执日聚都堂，茫然无策，惟遣家属散之四方，易置东南守臣，具舟楫运宝货，为东下计。于是避狄之谋，外廷始闻。余时为太常寺少卿，素与给事中吴敏厚善。夜过其家，谓敏曰：“事急矣，建牧之议，岂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？东宫恭俭之德，闻于天下，以守宗社，是也。而建以为牧，非也。巨盗猖獗如此，宗社不守，中原且无人种，自非传以位号，使招来天下豪杰，与之共守，何以克济？公从官，以献纳论思为职，曷不以非时请对，为上极言之，使言不合意，不过一死，死有轻于鸿毛者，此其时也。”敏曰：“监国，可乎？”余曰：“不可。唐肃宗灵武之事，当时不建位号不足以复邦家，而建号之议不出于明皇，后世惜之。上聪明仁慈，倘感公言，万一能行此，金人且将悔祸退师，宗社底宁，岂徒都城之人获安，天下之人皆将受赐，非发勇猛广大慈悲之心，忘身殉国者，孰能任此？”敏翌日求对，具道所以。且曰：“陛下能用臣言，则宗社灵长，圣寿无疆。”上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敏曰：“神霄万寿宫所谓长生大帝君者，陛下是也。必有青华帝君以助之，其兆已见于此。”上感悟，叹息。因言：“李纲之论，盖与臣同。”有旨召余赴都堂稟议，讫，随宰执至文字库，只候引对，实二十三日也。其日，余怀所论著札子，待对文字库。上御玉华阁，先召宰执吴敏等对，至日晡时，内禅之议已决。催吴敏与门下侍郎草传位诏，百官班乘拱殿下，宣示诏旨，余不复得对。是夕，命皇太子入居禁中，覆以御袍。皇太子俯伏感涕，力辞，因得疾。召东宫官耿南仲视医药，至夜半方苏。翌日，又固辞，不从。乃即大位，御乘拱殿见宰执、百官。时日有五色，挟珥赤黄色，有重日相摩荡久之。乃尊道君皇帝曰太上皇帝，居龙德宫，道君太上皇后居颍景园。以李邦彦为龙德宫使，蔡攸、吴敏副之，皆奉道君太上皇帝旨也。大赦天

下，翰林学士王孝迪实草赦书，而不著上自东宫传位之意，致四方疑。士论非之。诏有司讨论所以崇奉道君太上皇帝者，余时犹在太常，条具以闻。诏遣节度使梁方平将骑七千守濬州，步军都指挥使何灌将兵二万扼河津，探报虏骑渐逼故也。二十八日，有旨召对延和殿。上迎谓曰：“卿顷论水章疏，朕在东宫见之，至今犹能诵。忆尝为赋诗，有秋来一凤向南飞之句。”余叙谢讫，因奏曰：“陛下养德东宫，十有余年，恭俭日闻，海内属望。道君太上皇帝观天意、顺人心，为宗社计，传位陛下。授受之际，灿然明白，下视有唐为不足道也。愿致天下之养，极所以崇奉者，以昭圣孝。今金寇先声虽若可畏，然闻有内禅之举，势必销缩请和，厚有所邀求于朝廷。臣窃料之，大概有五：欲称尊号，一也；欲得归朝人，二也；欲增岁币，三也；欲求犒师之物，四也；欲割疆土，五也。欲称尊号，如契丹故事，当法以大事小之义，不足惜。欲得归朝人，当尽以与之，以昭示大信，不足惜。欲增岁币，当告以旧约，以燕山云中归中国，故岁币增于大辽者两倍，今既背约自取之，则岁币当减，国家敦示和好，不校货财，姑如原数可也。欲求犒师之物，当量力以与。至于疆土，则祖宗之地，子孙当以死守，不可以尺寸与人。愿陛下留神于此数者，执之之坚，无为浮议所摇，可无后艰。”并陈所以御敌固守之策。上皆嘉纳。翌日，有旨除兵部侍郎，日下供职。

靖康元年正月一日，上御明堂，受文武朝贺，退诣龙德宫，朝贺道君太上皇帝。百官班于门外，宰执进见。

三日，有旨以吴敏为行营副使，以余为参谋官，团结军马于殿前。又以蔡攸为恭谢行宫使，宇文粹中副之，以治道君太上皇帝东幸之具。盖斡离不之兵距，濬州不守，梁方平战衄，烧桥而遁，何灌军马望风溃散，贼遂渡河，是日闻报故也。夜漏二鼓，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门东下，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、帝姬等相续以行，侍从、百官往往潜遁。是时，从官以边事求见者，皆非时赐对。

四日，余待对，班于延和殿下。闻宰执奏事，议欲奉銮舆出狩襄邓间。余穷思之，以为不可。适遇知东阁门事朱孝庄于殿廷间，语之曰：“有急事，欲与宰执廷辨，公能奏取旨乎？”孝庄曰：“宰执奏事未退，而从官求对，前此无例。”余曰：“此何时而用例耶！”孝庄许诺，即具奏得旨引对。余拜讫升殿，立于执政之末。自启奏曰：“闻诸道路，宰执欲奉陛下出狩，以避狄。果有之，宗社危矣。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，传位陛下，今舍之而去，可乎？”上默然。太宰白时中曰：“都城岂可以守。”余曰：“天下城池，岂复有如都城者且宗庙、社稷、百官、万民所在，舍此欲何之若能激励将士，慰安民心，与之固守，岂有不可守之理。”语未既，有内侍领京城所陈良弼自内殿出，奏曰：“京城楼橹，创修百未及一二。又城东樊家冈一带，濠河浅狭，决难保守。愿陛下详议之。”上顾余曰：“卿可同蔡楙、良弼往视，朕于此俟卿。”余既被旨，同楙、良弼亟诣新城东壁，遍观城濠。回奏延和殿，车驾犹未兴也。上顾问：“如何？”楙对以为不可守。余曰：“城坚且高，楼橹诚未备，然不必楼橹亦可守。濠河惟樊家冈一带以禁地不许开凿，诚为浅狭，然以精兵强弩占据，可以无虞。”上顾宰执曰：“策将安出？”宰执皆默然。余进曰：“今日之计，莫若整饬军马，扬声出战，固结民心，相与坚守，以待勤王之师。”上曰：“谁可将者？”余曰：“朝廷平日以高爵、厚禄畜养大臣，盖将用之于有事之日。今白时中、李邦彦等，书生未必知兵，然藉其位号，控驭将士，以抗敌锋，乃其职也。”时中怒甚，厉声曰：“李纲莫能将兵出战否？”余曰：“陛下不以臣为庸懦，倘使治兵，愿以死报。第人微官卑，恐不足以镇服士卒。”上顾宰执曰：“执政有何阙？”赵野对曰：“尚书右丞阙。”时宇文粹中随道君东幸故也。上曰：“李纲除右丞。”面赐袍带并笏。余致谢，且叙以时方艰难不敢辞之意。车驾兴，进膳，赐宰执食于崇政门外庑，再召对于福宁殿，去留之计未决故也。宰执犹以去计劝上。有旨命余留守、李昉副之。余为上力陈所以不可去者，且言唐明皇闻潼关失守，即时幸蜀，宗社、朝廷碎于贼手，屡年然后仅能复之，范祖禹谓其失在于不能坚守以待勤王之师。今陛下初即大位，中外欣戴，四方之兵不日云集，虏骑必不能久留。舍此而去，如龙脱于渊，车驾朝发而都城夕乱。虽臣等留，何补于事宗社、朝廷且将为邱墟，愿陛下审思之。上意颇回。而内侍王孝竭从傍奏曰：“中宫、国公已行，陛下岂可留此？”上色变，降御榻。泣曰：“卿等毋留朕，朕将亲往陕西，起兵以复都城，决不可留此。”余泣拜，俯伏上前，以死邀之。会燕、越二王至，亦以固守为然，上意稍定。即取纸御书“可回”二字，用宝，俾中使追还中宫、国公。因顾余曰：“卿留朕，治兵御寇专以委卿，不令稍有疏虞。”余惶恐，再拜受命。与李昉同出治事。是夕，宿于尚书省，而宰执宿于内东门司。中宫、国公之行已远，是夕未还。中夜，上遣中使，令宰执供军令状。诘旦，决行。

五日，余自尚书省趋朝，道路纷纷，复传有南狩之事，太庙神主已出，寓太常寺矣。至祥曦殿，则禁卫皆已擐甲，乘舆服御皆已陈列，六宫祔被皆将升车矣。余惶遽无策，因厉声谓禁卫曰：“尔等愿以死守宗社乎愿扈从以巡幸乎？”禁卫皆呼曰：“原以死守宗社！不居此，将安之？”余因拉殿帅王宗楚等入见，曰：“陛下昨已许臣留，今复戒行，何也且六军之情已变，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，岂肯舍去万一中途散归，陛下孰与为卫。且虏骑已逼，彼知乘舆之去未远，以健马疾追，何以御之？”上感悟，始命辍行。余谓宰执曰：“上意已定，敢有异议者，斩！”因出祥曦殿，传旨宣示，禁卫皆拜伏呼万岁，其声震地。复入劝上御楼以见将士，上可之。驾登宣德门，宰执、百官、将士班楼前起居，上临阑干久之，复降步辇，劳问将士。余与吴敏撰数十语，叙金人犯顺、欲危宗社，决策固守、各令勉励之意，俾阁

门官宣读。每读一句，将士声诺。须臾，六军皆感泣流涕。于是固守之议始决。是日，以余为亲征行营使，马军太尉曹瑁副之。白时中罢相，以李邦彦为太宰，张邦昌为少宰，吴敏知枢密院事，赵野为门下侍郎。王孝迪，邦彦之姻家，故荐之。耿南仲出城已累日，上遣使追还之，以东宫官，故有是命。亲征行营使，置司于大晟府，辟参谋官，书写机宜；句当公事，管句当文字，准备差遣；统制，统领将领，准备差使等。择文武官处之，吏房、户房、兵房、工房选三省人吏处之。上赐银、绢、钱各一百万贯匹两，文臣自朝请大夫以下，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，及将校官告、宣帖三千余道，一切许以便宜从事。自车驾御楼之后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。以百步法分兵备御，每壁用正兵二千余人，而保甲、居民、厢军之属不与焉。修楼橹、挂毡幕、安炮坐、设弩床、运砖石、施燎炬、垂橛木、备火油，凡防守之具，无不备。四壁各有从官、宗室、武臣为提举官，诸门皆有中贵人、大小使臣。又团结马步军四万人，为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军。八千人有统制，统领将领、兵步、队将等，日肄习之。以前军居东水门外，护延丰仓，仓有粟、豆四十万石。其后，勤王之师集城外者，赖以济。以后军居东门外，占樊家冈，使贼骑不敢近。而左、右、中军居城中，以备缓急。

自五日至八日，治防守之具粗毕，而贼马已抵城下，寨于牟驼冈。牟驼冈者，京城外西北隅地也。冈势隐辘如沙磧，然三面据水，前枕雾泽陂，即孳生马监之所，刍豆山积。异时郭药师来朝，道君命打球于其间，故知可以为寨地。金人兵至，径趋其所，实药师导之。人谓药师忠于国家，与金人战偶不利而从之，吾弗信也。是夕，金人攻西水门，以大船数十只顺汴流相继而下。余临城捍御，募敢死士二千人，列布拐子弩城下。大船至，即以长钩摘就岸，投石碎之。又于中流安排投木，及运蔡家山石叠门道间，就水中斩获百余人。自初夜防守达旦，始保无虞。入对乘拱殿。方奏事间，传报贼攻酸枣门、封邱门一带甚急，上命余往督将士捍御。余虑城上士卒不足用，即告上，乞禁卫班直善射手千人以从，上遣御药卢端同行，传旨如所乞。自禁中如新城酸枣门，几二十里。行夹道委巷中，惟恐贼之已登城也。抵门，贼方渡濠，以云梯攻城。余命班直乘城射之，皆应弦而倒。余时坐酸枣门下，有自门上掷人头下者，至六七不已。询之，云：斩获奸细。俾认，即皆汉人首级也。盖扰攘中兵卒妄行杀戮，捕获数人，即斩以徇。因使号令：如获奸细，捕人亲执出头，验实推赏，辄杀者斩！自是乃止。余与官属数人，登城督战，激励将士，人皆贾勇，近者以床子弩、座炮及之。而金贼有乘筏渡濠而溺者，有登梯而坠者，有中矢石而踣者，甚众。又募壮士数百人，缒城而下，烧云梯数十座，斩获首十余级，皆耳有金环。

是日，贼攻陈桥、封邱、卫州等门，而酸枣门尤急。虏箭集于城上如猬毛，士卒亦有中伤者，皆厚赏之。上遣中使劳问，降御笔褒谕，给内库酒、银碗、彩绢等以颁，将士人皆欢呼。自卯至未申间，杀贼数千。贼知守城有备，不可以攻，乃退师。因遣使随李邕请和，抵城下已昏黑矣，坚欲入城。余传令：敢辄开门者斩！竟候乃入，实初十日也。上御崇政殿，宰执起居讫，升殿奏事。引使入对，出鞬离不书进呈，道所以举师中国之意。闻上内禅，愿复讲和，乞遣大臣赴军前，议所以和者。上顾宰执，未有对者。余因请行，上不许，曰：“卿方治兵，不可。”命李昉奉使，郑望之、高世则副之。余留身问所以不遣之旨，上曰：“卿性刚，不可以往。”余对曰：“今虏势方锐，吾大兵未集，不可以不和。然所以和者，得策则中国之势遂安，不然祸患未已。宗社安危，在此一举！臣惧李昉柔懦，恐误国事也。”因为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，及过许金帛之意。以谓金狄之性贪婪无厌，又有燕人狡狴，以为之谋，必且张大声势，过有邀求，以窥中国。如朝廷不为之动，措置合宜，彼当戢敛而退；如朝廷震惧，所求一切与之，彼知中国无人，益肆觊觎，忧未已也。先定然后能应，安危之机，愿陛下审定之。上颇以为然。余退，巡历城中，因乞宰执分提举四壁，上命蔡懋分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。而李昉是日至金人军中，果辱命。鞬离不者，南向坐。昉、望之等，北面再拜，膝行而前。鞬离不遣燕人王洵，传道语言，谓都城破在顷刻，所以敛兵不攻者，徒以上故，存赵氏宗庙，恩莫大焉。今议和，须犒师之物：金五百万两，银五千万两，绢、彩各一百万匹，马、驼、驴、骡之属各以万计。尊其国主为伯父。凡燕云之人在汉者，悉归之。割太原、中山、河间三镇之地。又以亲王、宰相为质，乃退师。出事目一纸，付昉等达朝廷。昉唯唯，不能措一词。金人笑之，曰：“此乃一妇人女子尔。”自是有轻朝廷心。

十一日，昉至自金人军前，宰执同对于崇政殿，进呈金人所须事目，且道其语。宰执震恐，欲如其数，悉许之。余引前议力争，以谓尊称及归朝官如其所欲，固无害。犒师金币，所索太多，虽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数，况都城乎当量与之。太原、河间、中山，国家屏蔽，号为三镇，其实十余郡地，塘泺险阻皆在焉。割之，何以立国又保塞，翼、顺、僖三祖陵寝所在，子孙奈何与人。至于遣质，即宰相当往，亲王不当往。为今日计，莫若择使，与之往返熟议，道所以可不可者。金币之数，令有司会计所有，陆续具报。宿留数日，大兵四集，彼以孤军入重地，势不能久留，虽所得不满意，必求速归。然后与之盟，以重兵卫出之，彼且不敢轻视中国，其和可久也。宰执皆不以为然。方谓都城破在旦夕，肝脑且涂地，尚何三镇之有而金币之数，又不足较也。上为群议所惑，默然无所主。凡争逾两时，无一人助余言者。余自度力不能胜众说，因再拜求去，曰：“陛下擢臣，自庶僚不数日与大政，臣亦受之而不辞者，徒以议

论或有补万分之一。今与宰执异议，不能有所补，愿还庶僚以安愚分。”慰谕曰：“不须如此，卿第出治兵，益固城守，恐金人款我，此徐议可也。”余被旨，不得不出，复前进曰：“金人所须，宰执欲一切许之，不过欲脱一时之祸，不知他日付之何人，能为陛下下了此。愿更审处，后悔恐无所及。”因出，至城北壁复回，尚冀可以力争。而誓书已行矣，所求悉皆与之。今上皇帝，方在康邸，俾同少宰张邦昌，为质于金人军中，已无可奈何。则为留三镇诏书，戒书吏以辄发者斩！庶几俟四方勤王之师集，以为后图。而宰执聚金银，自乘舆服御、宗庙供具、六宫、官府器皿皆竭取之，复索之于臣庶之家，金仅及三十万两，银仅及八百万两。翌日，对于福宁殿。宰执以金银之数少，惶恐再拜谢罪。余独不谢。于是，孝迪建议，欲尽括在京官吏、军民金银，以犒大金军所遗，多揭长榜于通衢，立限俾悉输之官。限满不输者，斩之。许奴婢及亲属人等及诸色人告，以半赏之。都城大扰。限既满，得金二十余万两、银四百余万两，而民间藏蓄为之一空。余因对于福宁殿，奏上曰：“搜括金银限满，民力已竭，复许告讦，恐生内变。外有大敌，而民心内变，不可不虑。”上曰：“卿可往收榜，毋得告讦。”余因巡城过榜所，令传圣旨收榜，归行营司，移牒孝迪照会。人情乃安。

自十五日，四方勤王之师，渐有至者数万人。乃于四壁置统制之官招集之，给刍粮，授器械，踏寨地，团队伍，皆行营主之。昼夜竭力，无少休息。

至十七八日间，统制官马忠以京西募兵至，遇金人于郑州南门外，乘势击之，杀获甚众。于是金人始惧，游骑不敢旁出，而自京师城以南，民始获奠居矣。

二十日，静难军节度使种师道、承宣使姚平仲以泾原、秦凤路兵至。余奏上曰：“勤王之师，集者渐众。兵家忌分，节制归一，乃克有济。愿令师道、平仲等，听臣节制。”上降御笔曰：“师道老而知兵，职位已高，与卿同官，替曹嚙可也。”盖上意欲以师道为亲征行营副使。余窃叹上裁处之当，而宰执间有密建白以为不可者，上入其言。于是别置宣抚司，以师道签书枢密院事，充河北、河东、京畿宣抚使，以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，应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师，并隶宣抚司。又拨前、后军之在城外者属之。而行营司所统者，独左、右、中军而已。上屡申饬两司，不得侵紊。节制既分，不相统一。宣抚所欲行者，托以机密不复关报。余窃忧之。自金人议和，誓书既行之后，朝廷日运金帛之属输其军中，名果、珍膳、御酝之饔，冠盖络绎相望。上又出御府珠玉、玩好、宝带、鞍勒以遗之，品数甚众，其价不可胜计。余每争，以谓此不足以为德，适所以启戎心。虽上恭俭，视珠玉如粪土，然戎之生心，何厌之有。众方称美上德，不以余言为然。金人益肆，须索无所忌惮，至求妓乐、珍禽、驯象之类，靡不从之。及勤王之师既集，西兵将帅日至，上意方壮。又闻金人掳掠城北，屠戮如故，而城外后妃、王子、帝姬坟墓攒发掘殆尽，始赫然有用兵之意。

余赞上曰：“《易》于谦之上六，称利用行师，征邑国。师之上六，称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。盖谦之极，非利用行师，不足以济功；师之成，非戒用小人，不足以保治。今陛下之于金人，屈已讲好，其谦极矣。而金人贪婪无厌，凶悖愈甚，其势非用师不可。然功成之后，愿陛下以用小人戒而已，使金人有所惩创，不敢有窥中国之心，当数十年无夷狄之祸。不然，一日纵敌，数世之忧患未艾也。”

二十七日，余与李邦彦、吴敏、种师道、姚平仲、折彦质同对于福宁殿，议所以用兵者。余奏上曰：“金人之兵，张大其势，然探得其实，不过六万人，又大半皆契丹、渤海杂种，其精兵不过三万人。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，固已数倍之矣。彼以孤军入重地，正犹虎豹自投于槛阱中，当以计取之，不可以角一旦之力。为今之计，莫若扼河津，绝粮道，禁抄掠，分兵以复畿北诸邑，俟彼游骑出则击之，以重兵临贼营，坚壁勿战，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。俟其刍粮乏，人马疲，然后以将帅檄其誓书，复三镇，纵其归，半渡而后击之，此必胜之计也。”上意深以为然，众议亦允。期即分遣兵，以二月六日举事，盖阴阳家言是日利行师，而姚平仲之师亦将至故也。

约已定，而姚平仲者，古之子，屡立战功，在道君朝为童贯所抑，未尝朝见。至是，上以骁勇，屡召见内殿，赐予甚厚，许以功成有茅土、节钺之赏。平仲武人，志得气满、勇而寡谋，谓大功可自有之。先期于二月一夜，亲率步骑万人以劫金人之寨，欲生擒所谓鞬离不者，取今上皇帝以归。种师道宿城中，弗知也。余时以疾给假，卧行营司。

夜半，上遣中使降亲笔曰：“平仲已举事，决成大功，卿可将行营司兵出封邱，为之应。”余具札子，辞以疾，且非素约，兵不预备。斯须之间，中使三至，责以军令，不得已力疾会左、右、中军将士。诘旦出封邱门，勒兵班荆馆、天驷监，分使诸将解范琼、王师古等围。虏骑出没，鏖战于幕天坡，所获甚众。复犯中军，余视率将士，以神臂弓射却之。

是夜，宿于城外。而平仲者，前一夕劫寨为虏所觉，杀伤相当，所折不过千余人，既不得所欲，恐以违节制为种师道所诛，即遁去。而宰执、台谏哄然，谓西兵勤王之师及亲征行营司兵，为金人所歼，无复存者。上震恐，有诏不得进兵。而韩侂胄不遣使，以谓特将帅所为，不出上意，请再和。宰相李邦彦于上前语使人曰：“用兵乃大臣李纲与姚平仲结构，非朝廷意。”金议欲缚余以与之，而使人反以为不可。遂罢尚书右丞、亲征行营使，以蔡楙代之。因废行营使司。上以守御使总兵事，而种师道亦罢宣抚使。余是时得止兵诏，知事且变，即振旅以入城，诣崇政殿求对。既至殿门，闻罢命，乃不果退，浴室院待罪，时初三日也。

蔡楙会计行营司所失，才百余人，而西兵及勤王之师折伤千余人，外并如故，乃知朝廷前所闻之非。

是夕，上降亲笔慰劳，锡赍白金、缗钱五百贯两，且令吴敏宣谕且将复用之意。余感泣谢恩，归田庐。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阙之事。初，太学生陈东与书生千余人，是日诣阙上书，明余及师道之无罪，不当罢。军民闻之，不期而集者数十万人，填塞驰道、街巷，呼声震地，舁登闻鼓于东华门，击破之。上遣吴敏、耿南仲慰谕诸生，俾之退。为军民所拥，不得行，必欲见余及师道乃去。不得报，则杀伤内侍二十余人；又诟置宰执李邦彦、蔡楙、王孝迪、赵野等，欲殴击之，皆散走，藏匿。于是，上遣中使召余及师道入对。

余闻命，惶恐固辞，不敢行。而宣召者络绎而至，中使迫促，不得已上马出浴室院，由东门街抵驰道，趋东华门。军民壅积，几不可进，宣召中使朱拱之复为众所杀，盖怒其传旨之缓也。入见上于福宁殿阁子中，余泣拜请死，上亦泣。有旨复尚书右丞，充京城四壁守御使。余固辞，上不允，俾出东华门至右掖门一带，安抚军民。余禀上旨宣谕，乃稍散去。再对于福宁殿，上命余复节制勤王之师，先放遣兵民，盖不复有用兵意也。先是，所留三镇诏书，余既罢，乃遣宇文虚中赍诣金人，军中复差臧禹、秦桧为割地。

是夕，宿于咸丰门，以金人进兵门外，治攻具故。先是，蔡楙号令将士，金人近城不得辄施放，有引炮及发床子弩者，皆杖之，将士愤怒。余既登城，令施放，有引炮自便，能中贼者，厚赏。夜，发霹雳炮以击，贼军皆惊呼。

翌日，薄城，射却之，乃退。有告梁方平欲为贼内应者，余召至帐中，执之以付御史台推治。凡内侍之守城者，皆罢。京师浮浪不逞之徒，乘民杀伤内侍，扰攘中劫掠内侍十余家，取其金帛，而以所藏器甲、弓剑赴官司纳，自以为功，凡千余人。都城惧再有变，余命悉集守御使司，以次纳讫，推其倡者，将赏之。自言其姓名凡二十余人，审问得实，悉皆斩之，余者逐去。是日，并斩杀伤部将、队将者，亦二十余人，然后民情安戢，奸宄不作。

初，贼马既抵城下，余昼夜巡视，有盗衲袄一领者，有强取妇人绢一匹者，有妄以平民为奸细而斫伤者，皆即斩以徇。故外有强敌月余，日间虽窃盗无有也。都城素多火，亦无作者。至是，乃始纷扰，数日弹压，然后定。

金人请以越王代康王为质。上以越王叔父，不可遣，乃遣肃王及驸马都尉贾成以行。

康王得归，上喜，赐予良厚。康王素有胆气、膂力，善射，居金人军中数月，姚平仲劫寨之夕，恬然无所惊怖。及归，国人皆喜，争出观之。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邱门接战之后，颇有惧意，既得三镇之诏及肃王为质，即不俟金帛足数，遣使告辞。上赐燕于军中。

初十日，遂退师。

十二日，肆赦天下。

十三日，宰执对延和殿。

余奏上曰：澶渊之役，虽与大辽盟约而退，犹遣重兵护送之，盖恐其无所忌惮，肆行掳掠故也。金人退师，今三日矣，初谓其以船筏渡河，探闻乃系桥济师，一日而毕。盍遣大兵用澶渊故事，护送之。宰执皆以为太早，余固请之，上以余言为然，可其请。是日，分遣将士，以兵十余万数道并进，且戒诸将：度便利可击，即击之，金人厚载而归，輜重既众，驱虏妇女不可胜计，气骄甚，击之决有可胜之理。将士踊跃以行。

十四日，以吴敏为少宰，余知枢密院事，徐处仁中书侍郎，耿南仲左丞，李昉右丞。初，李邦彦、蔡楙、王孝迪、赵野既为国人所斥逐，皆藏匿不敢复出，上章乞罢，上初未许。至是，邦彦罢相，除观文殿学士、中太一宫使；楙罢右丞，除资政殿学士、提举亳州明道宫，故有是命。

十五日，签书枢密院事唐恪供职。初，恪以延康殿学士知杭州，李邦彦荐用之，至是始到阙也。

十七日，泽州奏：大金国相粘罕兵次高平县。初，粘罕既破忻、代，观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、承宣使刘光世以郾延兵援河东，皆为所败。遂围太原。顷之月余，不能下。而平阳府义军叛。义军者，童贯、张孝纯所招云中人也，分布河东诸郡，平日养贍，蓄积为之一空。及金人入寇，孝纯以义军五万人守石岭关。既叛以从金人矣。至是，诸郡往往杀戮，或逐出之，而平阳府者破城叛去，攻陷威胜军。遂引金人入南北关，陷隆德府，遂次高平。

朝廷震惧，恐其复渡河而南。宰执咎余尽遣城下兵以追幹离不之师，将无以支吾。余曰：幹离不之师既退，自当遣大兵护送，初不虞粘罕之来也。粘罕之师虽来，闻既和，亦当自退，必无复渡河之理。又太行琅车之险，已遣统制官郝怀将兵三万屯河阳，控扼险道，决无他虑。而执政中有密启上者。于是，御前以金字牌悉追还诸将之兵。诸将之兵及幹离不之师于邢赵间，相去二十余里，金人闻大兵且至，莫测多寡，惧甚，其行甚速。而诸将得诏，即还。余闻，之上前力争，得旨复遣，而诸将之还已五程矣。虽复再遣，犹与金人相及于滹沱河，然将士知朝廷之论二三，悉解体，不复有邀击之意，第遥护之而已。于是，金人复旁出抄掠，及深、祁、恩、冀间，其去殊缓。而粘罕之兵闻已和，果退，如余言。乃命种师道为河北、河东宣抚使，驻滑州。而以姚古为制置使，总兵以援太原。以种师中为制置副使，总兵以援中山、河间诸郡。时朝廷会议以三镇为果不可割，有如兵民为国家坚守不下，即遣使再议，以租赋归之，求保祖宗之地故也。有旨宇文虚中罢签书枢密院事，除资政殿大学士、知青州。李税罢左丞，除资政殿学士、予宫观。以翰林学士何为右丞，许翰为同知枢密院事，中书侍郎徐处仁供职。

初，处仁以观文殿大学士知大名府，上闻其老成有士望，方倚以为相，故以中书侍郎召之。至是，到阙供职未旬日，遂拜太宰，时三月初间也。诏以道君太上皇帝回銮，议所以奉迎者。以门下侍郎赵野为奉迎使。初，道君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门乘舟以行，独蔡攸及内侍数人扈从。犹以舟行为缓，则乘肩舆；又以为缓，则于岸侧得搬运砖瓦船承载。饥甚，于舟人处得炊饼一枚，分食之。是夜，行数百里。抵南都，始馆于州宅，得衣被之属，市骏骤乘之。至符离，始登官舟。及泗上，少憩，宇文粹中、童贯、高俅之徒始至。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河，以如维扬。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，控扼淮津。既抵淮扬，父老邀车驾，不可渡江，而道君决意南幸，遂如镇江。道君太上皇后居维扬，皇子、帝姬皆流寓沿路州县，闻贼退，多先归者。

初，恭谢行宫所以都城围闭，止绝东南递角，又止东南勤王之师，又令纲运于所在卸纳。泗州官吏以闻，朝廷不以为然。道路藉藉，且言有他。故而太学生陈东上书，乞诛“六贼”，谓蔡京、蔡攸、童贯、朱勔、高俅、卢宗原。于是，议遣聂山为发运使，密图之。山请诏书及开封府使臣数十人以行。余因奏事福宁殿，留身奏上曰：“此数人者，罪恶固不可恕，然聂山之行，恐朝廷不当如此措置。昔肃宗欲发李林甫墓，李泌谏，谓其如明皇何肃宗抱必颈泣曰：思不及此。使山之所图果成，惊动道君，此忧在陛下；所图不成，为数人所觉，万一挟道君于东南，求剑南一道，陛下何以处之”上感悟，曰：“奈何”余对曰：“不若罢聂山之行，显谪童贯等，乞道君去此数人者，早回銮輿，可以不劳而事定。”上以为然。山乃不果行，而童贯等皆相继去。道君还次南都，徘徊不进，欲诣亳州上清宫烧香，及取便道如西都，上以为忧。又每月书至，必及朝廷改革政事。又批：道君太上皇后当居禁中，出入正阳门。于是，喧传有垂帘之事。又批：吴敏、李纲，令一人来。莫晓圣意，皆言事且不测。余奏上曰：“所以欲臣及吴敏来者，无他，欲知朝廷事耳。吴敏不可去陛下左右，臣愿去奉迎，如蒙道君赐对，臣且条陈自围城以来事宜，以解释两宫之疑，决无他虑。”上初不许，余力请之，乃听。上令余赍御前书达道君，且赐行宫官属茶、药、银合有差，以十七日离国门。

十八日，早次陈留县，遇道君太上皇后船。余具榜子，拜谒道左。道君太上皇后舫舟，令内侍杨修传教旨劳问。余附奏曰：“陛辞日有所得圣旨，令具奏知，乞依赵野例，幄前奏事。”复传教旨允。余遂登舟，入幄中帘前拜。讫，具道皇上圣孝思慕，且叙方艰危中蒙上擢任感激之意。道君太上皇后亲加奖谕，余再拜谢，讫，道君太上皇后曰：“朝廷欲令于何处居止”余对曰：“朝廷见以撝景园为宁德宫，奉道君太上皇后，盖遵稟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圣旨指挥。”道君太上皇后曰：“已得令旨居禁中。”余对曰：“以皇帝圣孝，殿下圣慈，母子之情岂复有间但稽之三从之义，道君太上皇帝居龙德宫，而殿下居禁中，于典礼有所未安。朝廷讨论，但欲合于典礼，以慰天下之望。两宫安，则天下安矣。”道君太上皇后曰：“朝廷须是合宜方得。”因泛及他事。余拜辞登岸，因呼内侍杨修、李侁等三人，坐幄次，与再道前语。三人者，巨珰也，以余言为然，入白之。复传教旨曰：“相公所论甚有理，但既居宁德宫，后欲一到龙德宫神御前烧香，可乎”余对曰：“道君太上皇后既居宁德宫，皇帝自当时诣省问，万一欲暂到禁中，岂有不可之理。”因遣赐香茶、酒食等钱五百贯，给散随行使臣、从人。余以前语具劄子奏知，且云：“道君太上皇后已有许居宁德宫意，愿一切不须示以疑阻，以昭圣孝。”而道君太上皇后入国门日，聂山请以禁卫护宣德门，道路喧然，识者笑之。二十日，抵南都，得旨二十一日引对。

是日，道君御幄殿，余起居讫，升殿奏事。具道上圣孝思慕，欲以天下养之意。道君泣数行下，曰：“皇帝仁孝，天下所知。”且奖谕曰：“都城守御，宗社再安，相公之力为多。”余再拜谢讫，因出劄子二纸进呈。其一，乞道君早回銮，不须诣亳社、西都，以慰天下之望。其一，自叙素蒙道君教育，擢用于国家艰危之中，得效犬马之力，欲乞身归田庐之意。道君慰劳再四，因曰：“相公顷为史官，缘何事去？”余对曰：“臣昨任左史，得侍清光者几一年，以狂妄论列都城水灾，复蒙恩宽斧钺之诛，迄今感戴。”道君曰：“当时幸执中有不喜公者。”余愧谢，因奏曰：“臣昨论水灾，实偶有所见，自古虽无道之国，水犹不冒其城郭。天地之变，各以类应，正为今日兵革攻国之兆。大抵灾异变故，譬犹一人之身，病在五脏则发于声色，形于脉息，善医者能知之，非有物使之然，气之先至者尔。所以圣人观变于天地，而修其在我者，故能治乱保邦，而无危乱之忧也。”道君以为然。因询虜骑攻围都城守御次第。余以实对。复曰：“贼既退师，方渡河时，何不邀击？”余曰：“朝廷以肃邸在金人军中，故不许。”道君曰：“为宗社计，岂可复论此。”余于是窃叹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。语既浹洽，道君因询谕行宫止递角等三事，只缘都城已受围，恐为人得知行宫所在，非有他也。余对曰：“方艰危中两宫隔绝，彼此不相知，虽朝廷应副行宫事，亦不容无不至者，在圣度照之而已。”道君因询朝廷近事，如追赠司马光及毁拆夹城等，凡三十余事。余逐一解释，谓追赠司马光正欲得民心，毁拆夹城止欲防奸细之类。因奏曰：“皇上仁孝小心，惟恐一有不当道君意者，每得御批诘问，辄忧惧不进膳。臣窃譬之人家，尊长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，偶遇强盗劫掠，须当随宜措置。及尊长将归，子弟不得不恐。为尊长者，正当以其能保田园大计慰劳之，不当问其细故。今皇帝传位之初，陛下巡幸，适当大敌入寇，为宗社计，政事不得不小有变革。今宗社无虞、四方以宁、陛下回銮，臣以谓宜有大慰皇帝之心者，其他细故，一切勿问可也。”道君感悟，曰：“公言极是。朕只缘性快问，后即便无事。”因内出玉带、金鱼袋、古象简赐余。曰：“行宫人得公来，皆喜。以此慰其意，便可佩服。”余固辞，不允，因服之，以谢而退。二十二日，扈从道君诣鸿庆宫烧香。初，余次拱州，见奉迎道君禁卫、宝辇、仪物等留不进，因以便宜作奉圣旨令趋南都。至是，道君烧香，禁卫、宝辇、仪物等适至南都，士庶夹道耸观。得旨来早辞，讫，先还阙。赐酒食、香茶等。

二十三日，辞，再对于幄，道君出青词稿一纸，俾宣示宰执、百官，乃道君初传位，奏天所作者。道君宣谕曰：“本欲往亳州太清宫，以道路阻水未果。又欲居西洛，以皇帝恳请之勤，已更指挥，更不戒行。公先归，达此意，慰安皇帝。”因袖出书付余，仍宣谕曰：“公辅助皇帝，捍城、守宗社有大功，若能调和父子间，使无疑阻，当书青史，垂名万世。”余感泣，再拜受命。辞讫，即先具札子，以所得道君圣语奏知。上批答曰：“览卿来奏，知奏对之语，忠义焕然，朕甚嘉之。”

二十五日，还抵阙下，对于垂拱殿。进呈道君御书，具道所以问答语。上嘉劳久之。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赐玉带、牙简、银、绢等具札子进纳，有旨不允。

二十七日，宰执奏事延和殿，进呈车驾出郊诣资福寺迎奉道君仪注。耿南仲建议，欲尽屏道君左右内侍，出榜宫门，敢留者斩。先遣人搜索，然后车驾进见。余以为不若止依常法，不必如此，示之以疑。必欲过为之防，恐却有不可防者。南仲曰：“或之者，疑之也。古人于疑有所不免。”余曰：“古人虽不免于疑，然贵于有所决断，故《书》有稽疑，《易》曰：以断天下之疑。倘疑情不解，如所谓窃斧者，则为患不细。”南仲纷纷不已。余奏曰：“天下之理，诚与疑，明与暗而已。诚则明，明则愈诚，自诚与明推之，可以至于尧舜。疑则暗，暗则愈疑，自疑与暗推之，其患至于有不可胜言者。耿南仲当以尧舜之道辅陛下，而其人暗而多疑，所言不足深采。”上笑之，而南仲怫然怒甚。既退，再召对于睿思殿。赐茶讫，南仲忽起奏曰：“臣适遇左司谏陈公辅于对班中，公辅乃二月五日为李纲结构士民伏阙者，岂可处谏职乞送御史台根治。”上及宰相皆愕然。余奏曰：“臣适与南仲辩论于延和殿，实为国事，非有私意。而南仲衔臣之言，故有此奏。伏阙之事，陛下素所鉴察，臣不敢复有所辨，但臣以非材，冒处枢辅，仰荷特达之知，未能有所补报，区区素志，欲俟贼骑出疆，道君銮舆还阙，然后求归田庐，臣之愿也。今南仲之言若此，臣岂敢留。愿以公辅事送有司，臣得乞身待罪。”上笑曰：“士庶以亿万计，如何结构朕所洞知，卿不须如此。”南仲犹不已。余再拜辞上，而出居启圣院，不复归府。入劄子求去，章凡十余上。上皆批答：封还，不允。差御药宣押造朝，及押赴枢密院治事。复即时上马。

四月朔，车驾诣宁德宫，复遣御药宣押扈从。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月入国门，余以守御使职事，迎拜于新东门内。道君于辇上顾揖。



翌日，扈从朝于龙德宫。讫，复上章恳请，求罢知枢密院事。上降手诏数百言，不允，复令徐处仁、吴敏谕旨。又诏至内殿，面加慰谕。且曰：“贼马方退，正赖卿协济艰难，今遽欲舍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怀，宜为朕少留。”辞意恳恻，余不得已，再拜，受命就职。他日，留身奏上曰：金人退师，割交三镇，官吏、军民不肯陷没夷狄，其势必为朝廷坚守，天时浸热，而虏有辘重之累，必不能久留，当即出疆。臣恐秋高马肥，虏必再至，以责前约。及今宜饬武备边防，勿恃其不来，当恃吾有以待之。于是上条具所以备边御敌者，凡八事。其一，谓唐之藩镇所以拱京师，故虽屡有变故，卒赖其力。而及其弊也，有尾大不掉之患。祖宗鉴之，销藩镇之权，罢世袭之制，施于承平边备无事则可，在今日则手足以捍头目。为今之计，莫若以太原、真定、中山、河间建为藩镇，择镇帅付之，许之世袭，收租赋以养将士，习战阵，相为唇齿以捍金人，可无深入之患。又沧州与营平相直，隔黄河下流及小海，其势易以侵犯，宜分滨、棣、德、博，建横海军一道，如诸镇之制。则帝都藩篱之固矣。其二，谓自熙丰以来，籍河北保甲凡五十余万，河东保甲凡二十余万。比年以来，不复阅习，又经燕山、云中之役，调发科率，逃亡流移，散为盗贼，今所存者犹及其半。宜专遣使团结训练，令人置器甲，官为收掌，用印给之。蠲免租税，以偿其值。武艺精者，次第迁补，或以官激劝之。彼既自保乡里、亲戚、坟墓，必无逃逸。又平时无养兵之费，有事无调发之劳，此最策之得者。其三，谓祖宗以来，养马于监牧，择陕西、河东、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处之，凡三十六所。比年废罢殆尽，而更给地牧马，民间杂养以充官使，吏虚文以塞责，而马无复有善者。又驱之燕山，悉为敌人所得。今诸军阙马者大半。宜复祖宗监牧之制，权时之宜，括天下马，量给其值。则不数月间，天下之马可具也。其四，谓河北塘泺东距海西抵广信、安肃，深不可以涉，浅不可以行舟，所以限隔胡骑，为险固之地。而比年以来，淤泥干涸，不复开濬，官司利于稻田，往往泄去积水，堤防弛坏。又自安肃、广信以抵西山，地形低下处，可益增广其高。仰处，即开干濠及陷马坑之类。宜专遣使以督治之。其五，谓河北、河东州县城池，类多溃圯埋塞，宜遍行修治。而近京四辅郡诸邑，皆当筑城，创置楼橹之属，使官吏、兵民有所恃而安。万一有贼骑深入，虏掠无所得，可以坐困。其六，谓河北、河东州县，经贼马残破蹂践去处，宜优免租赋，以赈恤之。往年方腊扰浙东，犹免三年，今三镇之民为朝廷固守，安可不议所以大慰其心者。其七，谓河北、河东诸州，最以储峙、采买粮草为急务，宜复祖宗加抬粮草钞法，一切以见缙走商贾而实塞下，使沿边诸郡积蓄丰衍，则虏不敢动矣。其八，谓陕西解盐无煮海之劳，而给边费足，民食其利不赀，因行东南盐法。以解盐地分，益陕西边，益贫。愿复祖宗旧制，以慰关、陕兵民之心。上俾宰执同议，而其间所论异同，虽建横海军一道，以安抚使总之，而藩镇之议寝。虽委提举官循旧制教阅，上户保甲三分之一，而遣使尽行团结、训练、置器甲之议不行。虽委沿边增修塘泺、城池，而辅近畿邑已降指挥，旋即罢止。虽委诸路相视监牧，而不复括马。虽免河北、河东租税，而止及一年。虽加抬粮草钞，而贴以四分香药。虽复解盐，而地分不如旧制。余力争之，不能得。大抵自贼马既退，道君还宫之后，朝廷恬然，遂以为无事。方建议立东宫、开讲筵、斥王安石、置《春秋》博士，而台谏所论，不过指摘京、黼之党，行遣殆尽无虚日。防边御寇之策，反置而不问。余窃忧之。惟兵事枢密院可以专行，乃与许翰条具调发防秋之兵，大概有五：一曰系将兵，二曰不系将兵，三曰士兵，四曰民兵，五曰保甲。系将兵，除已起发外，见在者十将。将以二千人率为率，不过三万人。民兵，弓箭社、刀弩手之类是也，不过一万人。保甲，除河北、河东，起于陕西不过三万人，并见在河北、河东，通为二十万，以控制要害之地。将士得旨颁行，然后关三省，其间犹有以为不须如此者。又乞降旨：在京许监察御史以上，在外监司、郡守、帅臣，各荐材武智略大小使臣，枢密院籍记姓名，量材录用。上从之。又建议以谓在京步军十余万，隶于三衙，近年不复教阅，士卒骄惰。缓急用之，旋差将佐统领，兵将不相识，难以责成功。乞自枢密院选差大小使臣，分四壁教阅，因勒成步伍，以备缓急。上初可之，已而殿帅王宗楚等以为侵紊，非祖宗制，诏罢之，余然后窃叹事之难成也。少宰吴敏建议，欲置详议司检详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，当改革者，次第施行。诏以徐处仁、吴敏及余为提举官。命既行，为南仲沮止。敏丐去，不果。余奏上曰：“陛下即大位于国家艰难之时，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。而朝廷玩愒，一日复一日，未闻有所变革，近欲置司讨论，寻复罢之。今边事方疏，调度不给，前日爵禄冒滥、蠹邦财者宜稍裁抑之，以足国用，此政事所宜先者。”上以为然，委余条具以闻。余奏上三十余事，谓如节度使至窑刺史，祖宗本以待勋臣，故俸给特厚。当时员数少，今皆以戚里恩泽得之。除边功外，宜悉换授环卫官，以抑其滥。又三省堂吏，祖宗转官时止以正郎，崇、观间始许转至中奉大夫。今宜复祖宗之制，余皆类此。上深然之，降付三省。已而揭榜通衢曰：知枢密院事李纲陈请裁减下项。又榜东华门曰：守御使司给诸军卸甲钱多寡不均。御前特再行支給，而守御使司初未尝给卸甲钱也。余闻之惊骇，徐询所以，乃执政间有密白上，以余得都城军民之心，以此离间之。余始忧惧，不知死所矣。方欲乞罢，会守御使司补进武副尉二人，具状奏知，上批出有：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，大臣专权，浸不可长之语。余惶惧，于上前辩明。曰：始亲征行营及守御使司，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，给空名文武告、敕、帖等三千余道。自置司以来，用过三十一而已。此二人者，乃赍御前蜡书至太原，当时约以得回报，即与补授，故今以空名帖补讫奏闻，乃遵上旨，非专权也。且叙孤危之踪，为人所中伤者非一，愿罢职任，乞骸骨归田里。上温颜慰谕，以谓偶批及此，非有



他意。余退居定力院，入札子待罪乞去。章十余上，上悉批答不允，遣使押入。余不得请，即径出通津门，欲东下。上遣中使宣押，挽舟入城，络绎于道，既复锁府门。

余翌日见上，曰：“人主之用人，疑则当勿任，任则当勿疑。而大臣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今陛下惑于人言，于臣不得无疑，又不令臣得去，不知此何也？”上安慰久之。余自此多在告，日欲去而未得。会种师中殁于军前，种师道以病告归，执政有密建议以余为宣抚使代师道者。初，鞏离不之师还抵中山、河间，两镇兵民以死固守，不肯下。肃王、张邦昌及割地使等驰至城下说谕，投以矢石乃退，沿边诸郡亦然。而种师道进兵逼之，金人出境，两镇无虞。粘罕之师至太原城下，亦坚壁固守，粘罕屯兵围之，悉破诸县，为锁城法以困太原。锁城法者，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筑垒环绕，分人防守，内外不相通。而姚古进师复隆德府、威胜军，扼南北关，累出兵由井陘道与师中犄角应援太原。师中进次平定，乘胜复寿阳、榆次诸县，不设备，有轻金人之意。又輜重、犒赏之物，悉留真定，不以从行。金人乘间突诸军，以神臂弓射却之。欲赏射者，而随行银碗只数十枚，库吏告不足而罢。于是士皆愤怒，相与散去。师中为流矢所中，死之。其余将士，退保平定军。而师道驻滑州，复以老病丐罢。上纳建议者之说，决意用余宣抚两路，督将士解围。

一日，召对睿思殿，谕以欲遣行者。余再拜力辞，自言书生不知兵，在围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，实非所长。今使为大帅，恐不胜其任，且误国事，不足以塞责。上不许，即今尚书省书敕令，面授。余奏曰：“藉使臣不量力为陛下下，亦须择日受敕，今拜大将如呼小儿，可乎？”上乃许别择日受敕。余退即移疾在告，入劄子乞致仕，力陈所以不可为大帅。且云：此必有建议不容臣于朝者。章十余上，悉批答不允，且督令受命。于是台臣余应求、谏官陈公辅相继上言余不当去朝廷，上皆以为为大臣游说，斥去之，乃无敢言者。或谓余曰：“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？此非为边事，乃欲缘此以去公，则都人无辞耳。公坚卧不起，谗者益得以行其说，上旦怒，将有杜邮之赐，奈何。”余感其言，起受命，上录《裴度传》以赐。余入札子，具道吴元济以区区淮蔡之地抗唐室，与金人强弱固不相侔，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万分之一，以度况臣，实谓非伦。且言诸葛亮《出师表》谓“亲贤臣、远小人，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、远贤臣，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。”夫君子、小人，于用兵之间若不相及，而亮深以为言者，诚以寇攘外患，有可扫除之理；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，浸长难去，其患有不可胜言者。是以吉甫赞周王以北伐，必有孝友之张冲。裴相赞唐王以东讨，必去奸邪之元稹。用能成功，焜耀图史。君子、小人之不两立，从古已然。臣窃观陛下嗣位之初，适遭金人入寇，宵旰忧勤、厉精图治，思刷前耻，虽古帝王勤俭之德，无以远过。然君子、小人尚犹混淆于朝，翕讹成风，殊未退黜。谓宜留神照察，在于攘逐戎狄之先。朝廷既正，君子道长，则所以捍御外患者有不难也。今取裴度论元稹、魏洪简章疏，节其要语，辄尘天听。上优诏宠答。宣抚司得兵二万人，而阙马。余白上曰：“戎事以马为先，今乏马如此，无以夺张军容。昔天宝未封常清出师，幽蓟人观之，见其军容不整，皆叛去。今臣出师，安知无窥觎者所系国体，非细故也。事迫矣，请括都城马，给价赏之，可得数千匹。”上以为然，令条具以闻。既而膀于开封府曰：宣抚司括马，事属骚扰，可更不施行。其意与前榜同，余窃叹息而已。以二万人分为五军，时捷胜军叛于河北，遣左军往招抚之，又遣右军属刘鞏，时刘鞏除宣抚副使，乃唐恪所荐，余初不知也。又以解潜为制置副使代姚古。以折彦质为河东句当公事，与潜治兵于隆德府。宣抚司兵凡万二千人，余请银、绢、钱于朝廷，各百万，才得二十万。期以六月二十日启行，而庶事皆未办集，乞量展行期。上批曰：迁延不行，岂非拒命余惶惧，入劄子辨所以未可行者。且曰：陛下前以臣为专权，今以臣为拒命，方遣大帅解重围，而以专权、拒命之人为之，无乃不可乎？愿并罢枢管之任，择信臣委之，得乞骸骨。因以尚书右丞、知枢密院事、宣抚使告敕缴纳。上封还，遣使趋召数四。

余入见上，具道所以为人中伤，致上听不能无惑者，只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阙事。今奉命出使，无缘复望清光。上惊曰：“卿只为朕巡边，便可还阙。”余奏曰：“臣之行，无有复还之理。昔范仲淹自参知政事出安抚西边，过郑州见吕夷简，语暂出之意。夷简曰：‘参政岂复可还。’其后果然。今臣以愚直不容于朝，使臣既行之后，无沮难、无谤讟、无钱粮不足之患，则进而死敌，臣之愿也。万一有朝廷执议不坚，臣自度不能有所为，即须告陛下求代罢去，陛下亦宜察臣孤忠，以全君臣之义。”上颇感动，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，燕于紫宸殿，又赐御筵于琼林苑，所以赐劳甚渥。余犒军讫，号令将士，斩裨将焦安节以徇。初，安节隶姚古帐下，在威胜军虚传贼马且至，安节鼓扇罪情，劝姚古退师。至隆德，又劝遁去。于是两郡之人皆惊扰走散，而初无贼马。至是，从姚古还阙，余召斩之，人皆以为当。翌日，进师，以七月初抵河阳。入劄子以畿邑汴水关、西都、河阳形胜之地，城壁颓圯，当亟修治。今虽晚，然并力为之，尚可及也。又因望拜诸陵，具奏曰：臣总师道出巩、洛，望拜诸陵寝，潸然流涕。恭惟祖宗创业守成垂二百年，圣圣传授，以至陛下。适丁艰难之秋，戎狄内侵，中国势弱，此诚陛下尝胆思报、厉精求治之日。愿深考祖宗之法，一一推行之，进君子、退小人，无以利口善谗言为足信，无以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为足使，益固邦本，以图中兴。上以慰安九庙之灵，下以为亿兆苍生之所依赖。天下幸甚！初，余陛辞日为上道唐恪、聂山之为人，陛下任信之

笃，且误国，故于此申言之。上批答有“铭记于怀”之语。留河阳十余日，训练士卒，修整器甲之属，进次怀州。自出师后，禁士卒不得扰民，有赶夺妇人钗子者，立斩以徇。拾遗弃物，决春黥配。逃亡捕获者，皆斩。以故军律颇肃，无敢犯者。尝以谓步不胜车，金人以铁骑奔冲，非车不能制之。有张行中者，献战车制度，两竿双轮，前施皮篱，枪刃运转轻捷。每车用甲士二十五人，执弓弩、枪脾之属以辅翼之，结阵以行，铁骑遇之皆退遁。造千余两，日肄习之，俟防秋之兵集，以谋大举。而朝廷降旨，凡诏书所起之兵悉罢减之。余上疏力争，其大略曰：臣昨待罪枢府，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之兵，臣意以为中国军政不修，几三十年矣，阙额不补者过半，其见存者皆溃散之余，不习战阵，故令金人得以窥伺。既陷燕山，长驱中原，遂犯畿甸。来无藩篱之固，去无邀击之威，庙堂失策，使之割三镇、质亲王、劫取金帛以亿万计，驱虏士女，屠戮良民不可胜数。《誓书》之言，所不忍闻。此诚宗庙之羞，而陛下尝胆思报者也。今河北之寇虽退，而中山、河间之地不割，贼马出没，并边诸郡寨栅相连，兵不少休。太原之围未解，而河东之势危甚。旁近县镇，为贼兵之所占据。秋高马肥，虏骑凭陵，决须深入，以责三镇之约及金帛之余数。倘非起天下之兵，聚天下之力，解围太原、防御河北，则必复有今春之警。宗社安危，殆未可知。故臣辄不自揆，为陛下措画降诏书以团结诸路防秋之兵，大约不过十余万人，而欲分布南北□□□霸等二十余郡，中山、河间、真定、大名、横海五帅府，腹里十余州军，沿河一带，控扼地分，翊卫王室，提防海道。其甚急者，解围太原，收复忻、代，以捍金人、夏人连兵入寇。不知此十数万人之众——皆到，果能足用，而无贼马渡河之警乎？今臣被命出使，去清光之日未几，朝廷已尽改前日诏书，调兵防秋之计既罢，峒丁又罢，弓弩又罢，士兵又罢，四川、福建、广东路将兵又罢，荆湖南北路系将、不系将兵，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发。是前日诏书所团结之兵，罢去大半，金人聚兵，两路入寇，将何以支吾，而朝廷何恃。不留意于此，臣窃思之，以兵为不须起者，大概有五：川、广、福建、荆湖之地远，一也。钱粮犒赏之费多，二也。河北寇退，天下已无事，三也。太原之围，贼马不多，不攻自解，四也。探报有林牙、高丽之师，金人牵制，可必不深入，五也。若以川、广、福建、荆湖之地远，则诏书之下以四月，期天下兵以七月，当时关报三省，何不即止？今已七月，远方之兵皆已在道，如复约回，是复蹈今春勤王之师约回之弊也。一岁两起天下之兵，中道而两止之，天下谓何？臣恐朝廷自此不复能取信四方，而将士解体矣。国之大事在戎，宗社安危所系，而且行且止，有同儿戏。臣窃痛之！若以谓钱粮犒赏多，则今春无兵捍寇，致令误国，土地、宝货、人民皆为所取，今惜小费而不为之备，臣恐后来所取又不止于前日也。况原降指挥，防秋之兵各令赍粮以行，则钱粮犒赏之乏自非所患，庙堂不深思宗社大计，而惜小费，臣窃所不取也。若以河北寇退，天下无事，则边郡日报金人聚兵，声言某月入寇，当取某地。强敌临境，非和非战，朝夕恐栗，惧其复来。天下果无事乎？贾谊谓厝火积薪之下而坐其上，火未及然因谓之安，以今日观之，何止于火未及然，殆处于烈焰之旁，而言笑自若也。若以谓太原之围贼马不多，不攻自解，则自春徂秋，攻守半年，曾不能得其实数。姚、种二帅，以十万之师，一日皆溃，彼未尝有所伤衄。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，以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？臣以谓非愚则诬。至林牙、高丽牵制之报，理或有之，然不可恃彼之不来，当恃我之有备。则屯兵聚粮，正今日之先务，不可忽也。今河北、河东州郡日告危急，乞兵皆以三五万为言，而半年以来，未有一人一骑可以副其求者。防秋之兵甫集，又皆遣罢，不知此何理也？若必以谓不须动天下之兵，而自可无事，则臣诚不足以任此责，陛下胡不遣建议之人代臣，坐致康平，而重为此扰扰也。除范世雄所统湖北兵闻已至襄唐间，臣已作奉圣旨令疾速发赴宣抚司外，所有余路乞依原降诏书起发，庶几不误国事。未报，间再具奏曰：近降指挥，减罢防秋之兵，臣所以深惜此事者，一则河北防秋阙人，恐有疏虞；一则一岁之间，再令起兵，又再止之，恐无以示四方大信。防秋之计，臣前奏论之已详，请为陛下更论不可失信之意。昔周为犬戎所侵，常以烽火召诸侯兵。恐诸侯之未必至也，举烽以试之，诸侯之兵大集，知其试已，皆怒而归。其后，真举烽，无复至者，去冬金人将犯阙，诏起勤王之师，远方之兵踊跃赴难，至中途而寇已和，有诏止之，皆愤惋而返。今以防秋之敌，又起天下之兵，良非获已，远方之兵率皆就道，又复约回，将士卒伍宁不解体。夫以军法勒诸路起兵，而以寸纸罢之，恐后时有所号召，无复应者矣。竟不报。上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围，于是宣抚使刘韜、制置副使解潜、察访使张灏、句当公事折彦质、都统制王渊、折可求等曾议于隆德府，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诸路进兵，平定军辽州两路，刘韜、王渊主之；威胜军路，解潜、折彦质主之；汾州路，张灏、折可求主之。而宣抚副使、制置副使、察访使、句当公事，皆承受御前处分，事得专达，进退自如。宣抚司自有节制之名，特文具尔。余奏上以节制不专，恐误国事。虽降指挥约束，而承受专达自若也。至期出师，解潜与贼相遇于南北关，转战四日杀伤相当，金人增兵，潜军力不能胜而溃。平定、汾辽之师，皆逗留不进。其后，张灏又违节制，用统制官张思正复文水县，已而复为贼所夺。余亟为上论节制不专之弊，又分路进兵，贼以全力制吾孤军，不若合大兵由一路进。会范世雄以湖南兵至，即荐为宣抚判官，方欲会合，亲率师以讨贼，而朝议变矣。初，贼骑既出境，即遣王云、曹曦使金人军中，议以三镇兵民不肯割，愿以租赋代割地之约，至是遣回，有许意。其实以款我师，非诚言也。朝廷信之，耿南仲、唐恪尤主其议，意谓非归租赋，则割地以赂之，和议可以决成。乃诏宣抚司不得轻易进兵，而议和之使纷然于道路矣。既而徐处仁、吴敏罢相，而相唐恪；许翰罢同知枢密院事，而

进用聂山、陈过庭、李回等。吴敏复以内禅事，言者谓承蔡攸密旨，及初除门下侍郎亦蔡攸矫制为之，责授散官安置涪州。余窃叹曰：事无可为者矣！因入劄子，奏状乞罢。

初，唐恪谋出余于外，则处仁、翰、敏可以计去之，数人者去，则余亦不能留也。至是，皆如其策。章数上，犹降诏批答不允。余具奏力道所以材能不胜任者，且得昏愤之疾，不罢决误国事，并叙曩日榻前之语。于是，上命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巡边，交割宣抚司职事，召余赴阙，且俾沿河巡视防守之具。余连上章乞罢知枢密院事，守本官致仕。行至封邱县，得尚书省劄子，有旨除观文殿学士、知扬州，时九月初也。余具奏辞免，不敢当。且上疏言所以力丐罢者，非爱身怯敌之故，特事有不可为者，难以虚受其责。始宣抚司得兵若干，今屯驻某处，皆不曾用。始朝廷应副银、绢、钱若干，又御前降到若干，除支官兵食钱并犒赏外，今皆椿留怀州，及在京降赐，库具有籍可考按也。臣既罢去，恐不知者谓臣丧师费财，惟陛下遣使核实。虽臣以不才乞罢，愿益择将帅，抚驭士卒，与之捍敌。金人狡狴，谋虑不浅，和议未可专恃，一失士卒心，无与御侮，则天下之势去矣。臣自此不复与国论，敢冒死以闻。既而果有言余专主战议、丧师费财者，又指言十罪。于是遂落职宫观，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，建昌军安置。又以余上疏辩论，谓退有后言以惑众听，再谪宁江用舍。进退者，士之常，此不足道。但国家艰难，宗社危急，扶持天下之势转危为安几成，而为庸懦谗慝者坏之，为可惜也。殆天未悔祸，生灵未有休息之期，命运之行自有数也。不然，何以若此余自建昌假道长沙以趋川陕，适荆南为寇贼所据，道梗，少留。时都城复为虏骑攻围，朝廷不通耗者累月，端忧多暇，探篋中取自上龙飞余遭遇以来，被受御笔内批，及表、劄、章、奏等，命笔吏编次之，因叙其施設、去就本末，大概若此，庶几传信于后世。

时靖康二年岁次丁未二月二十五日，长沙漕厅翠藹堂录。